

坤采里

卷之三

姆采里

萊蒙托夫著

路陽譯

星火詩歌社

1942.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里 采 姆

著	萊	托	夫
譯	路		陽
出	星	火	詩
發	星	火	社
行			詩
			社

定價每冊實價一元二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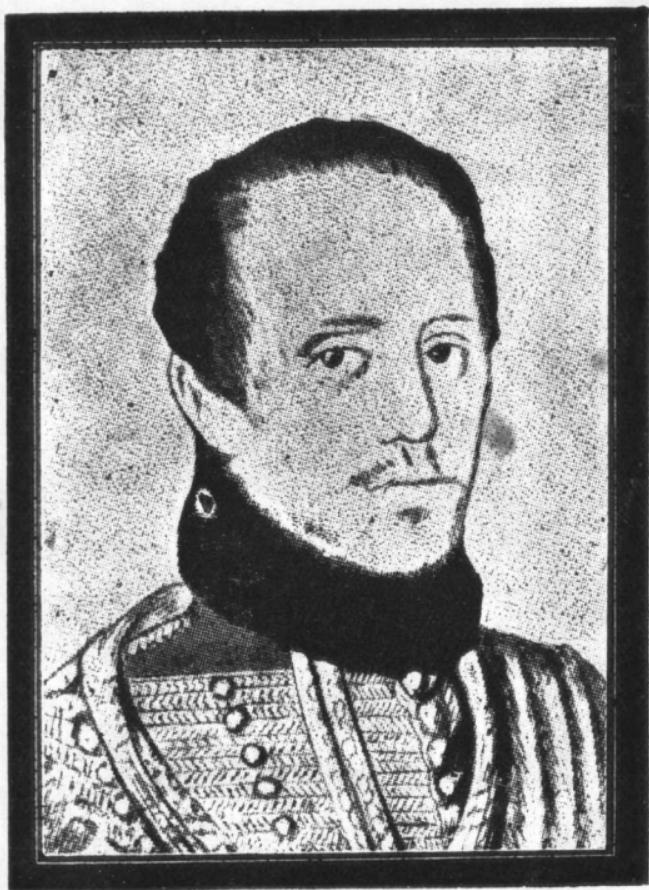
三十一年四月二十日出版

目 次

萊蒙托夫剪影與簽名式.....	1
萊蒙托夫像.....	2
姆采里.....	3
詩人的一生.....	43
後記.....	49



M.Y. 萊蒙托夫剪影與簽名式



M. Y. 莱蒙托夫像

姆采里

我祇要嘗到些微的甜蜜，
也就可以離別人間。

史記書列王記

—

不多幾年以前，
那裏，喧嚷消沒
似姊妹深情擁抱的，

奔流底阿拉加茨和庫拉河，
上面聳峙了一座古老的險峯。
山巒底周圍遍長着綠樹
仍能眺望摧毀城牆，
城堡，地窖與陷落的小廳。
但馥郁的香味不再噴發
越過天花板高飛，
僧侶也再不延長時光
吟讚美詩和爲我們罪惡祈禱。
滅亡者唯一的救星，
一個年老者，似月亮般皎潔，
自人們遺忘掉惡運，
驅散每塊拂塵幕石底銘誌，
遠年底碑文記敍
往昔輝煌的光榮
和王國晚年底歷史：
煩擾刺激了一個君主，
厭倦所戴的皇冠，
將他的土地授給俄羅斯。

於是上帝底恩寵賦予
佐治亞，現在一塊恬靜的地方。
她不再恐懼敵人囉。
在牆後善意的矛兵下
她平靜地繁榮了那些年頭。

二

鎮上有一次從高山到了
一個俄羅斯軍官。
他懷念着一個俘虜，
一個這般年青的孩子不能忍耐
奮勇乘騎的艱辛
而確然病起來了。他幾乎死去哩。
那脆弱消瘦六歲的孩子，
似頭具戒心未馴底瞪羚，
却英勇得似他的親屬一樣，
他緊閉上牙齒病著。
固執陰森底心情呵
他驕傲地揮掉一切的飲食；

從不微弱地嘆息一聲
祇閉着嘴——他願意死去。
那時由於一個老僧的憫憐
當心他，看護他，直
到他再度恢復健康時。
那孩子就在那時遺留了下來。
但胆怯的，稚氣愉悦底羞愧，
大都由於那孩子起初
不願意度漂泊式生活，
似乎某種漠然的要求驅策
他時常渴望地凝視
向東方——他那民族住居的地方。
但他喪失掉這幾年來
最憎恨的地主；
他速迅學習陌生底語言，
就此受僧侶洗禮啦。
他快要宣誓時，
却仍穿上年青人底服飾，
當他突然不見時

一個秋夜。打鉢僧深恐
失蹤於稠密的森林。
他們在隣近找尋
擊毀底破船裏發現了他
精神頹萎地。他們帶了他回去。
臉龐上籠罩蒼白底死色，
憔悴，夾帶漂泊的神色，
他軟攏無力地躺在那裏。
問他發現些什麼
他一個字也不回答呵，
他是這般地淡漠。顯然地
他是漸趨殞滅；恐怕
他可能不承認死亡，
一個和尚走來履行祈禱儀式
最後底懇求徵得他同意
祈禱者跪着，爲了他的靈魂。
那個少年，帶着僅餘底氣力，
起身詳細地講述那時的情景：

三

“你來聽我的懺悔吧！
感謝你，仁慈的老人家，我揣測
我真該在你快樂的面前
安靜我記憶與楚痛底心靈。
我決不損害任何人的，
而我做的許多有利益的
事情你是不會瞭解的
——人能裸露他的靈魂麼？
我生命是短促的，却都在牢獄裏。
沒有刺激，暗淡而蒼白。
我已放棄兩種生活
一個是行動，爭論與游樂。
一生中祇有一個慾望：
內心似火焰般燃燒，
靈魂像暴風雨激變，
和熱情蝕激我的胸腔；
祈禱者與正敵的鐘聲，
把我從幽閉的小室喚
進仙境，那兒的生活

是洋溢着戰鬥和競爭。

那邊的山巒高聳雲霄

岩峯跳及蒼穹；

勇士似無繩底飛鷹——

我切望似他們樣自由。

滋養這情緒的是熱淚，

現在底苦難，希望與恐怖。

這些我都坦白的懺悔

可並不需要赦諒呵。

四

“以前我聽過好多次啦，

你拯救我生命，老人家。爲何呢？

我激變得多末寢落與憂鬱呵——

辛酸底一頁被擾騷

童年底心，和尚的惡運摧毀啦，

誰不冒險遠離彼處的大門。

成長於幽暗底牆後，

我沒有「爸媽」來呼喚。

你的目的，老人家，我瞭解呵
使我忘懷那些甜蜜底稱呼。
徒然的！這是與生俱有底聲音呀。
我看得別人家，沒有困惱得
似我樣的，有家庭、朋友與親戚。
我可從不知道親戚，就是
坟墓裏的人也是親愛的呵。
因此不浪流一滴無名之淚
那時誓言地吩咐靈魂
漂流到世界裏追求
使我能撫愛的
擣進胸懷燃燒——
也許人家不理解我的，
祇有自己親切底眷屬呵。
可是呵！美夢永遠地消逝囉！
我不能見到故鄉，絕對地！
我活得似孤兒般奴隸
因此我願立刻跨進坟墓裏。

五

“死是全然不恐懼的。
永遠地，寥寂無清底
遭遇便是撫慰呵，我已講過啦。
但惋惜它消逝得太快呵。
我還這末年輕！你知道
青年夢幻底無羈？
也許你往常生活於恬靜裏
就決不會懂得愛的喜悅的，
齋戒刺激不起憎恨
心靈也就不會重壓你的胸前
瞭望陽光底原野與花朵，
或者城堡底頂角
一隻鴿子，被巨音驚駭後，
你能看到正躲在洞裏，
城壁上一個廣大的隙縫？
你年邁了，我聽你講過
世界正是一個悲慘的地獄，

沒有慾望潛伏你心胸。
需要什麼呢？是你長眠時候囉——
你忘掉多少的事情呵——
你活得太久啦！我還不會哩。

六

“你要知道我看到些什麼
當喜悅自由漫游於外邊？
無際原野和加冕在高巍山羣底
四週成長底葱綠的樹林，
它呵，似跳舞的，欣喜地歡呼，
搖擺恍揮得渺渺地歌唱。
我看見巨岩上的毛芒
通過急捷奔流的山河。
他們蘊藏的思想，我明白的：
伸展空間的多岩的手臂，
渴望相互能擁抱呵。
但無數年迅速溜過去啦，
他們却沒有，永遠不可能的呵。